

## 生产队长庆叔

叶向阳

前不久，我去当年插队的村子参加方叔孙女的婚宴。宴席上，与我同桌的，多半是当年一起在田头“学大寨”的同龄人。酒酣耳热间，大家十分投入地回忆起四十几年前生产队的种种往事。忽从航哥口中获悉：庆叔于近年故去。这让我颇感意外，其后几天，庆叔的音容老是浮在眼前。

庆叔是我插队的第二生产队队长。刚下乡的头几个月我就住在他的屋后。那时的庆叔四十来岁，中等个子，疏淡的双眉微锁着，脸庞因烟瘾而显烟色。

被小青年们在背后称作“田头警察”的庆叔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农事越忙其话语越少，而给“田头警察”的绰号，是因庆叔长期有巡视农田的习惯。

那一年，水稻插秧刚推广小苗带土移栽。个别老农民心存异议，觉得小苗不仅不易栽插，且铲秧费时、挑秧费力。对此，庆叔身体力行，坚持推广新法育苗。秧子谷下地后的几天里，一大早便能见到庆叔的身影。我到河埠头挑第一担水时，他已背着双手急匆匆地巡完上畈转身到了下畈的地块。之后轻车熟路地踏过纵横小径来到秧田边。他蹲在田埂上，久久地看着田里的秧苗，手指间的“大红鹰”（当年最便宜的甬产香烟）燃起缕缕青烟。忽地他起身蹬着泥水，弯腰撮起几棵刚长出嫩叶的秧苗，凝神细看，这神态似在鉴别一件文物。

双抢时的庆叔更像是在指挥一场战役。午间总能见到他独自穿行在田间，有时走着走着忽地驻足，掏出烟来点燃，而后目睹远远近近的稻田抽闷烟。其时少不了会有人找他请示或汇报农事。才见他在晒谷场“现场办公”，少顷有人找他未遇，被告知队长去上畈“相地块”了。一次放工后，我去河里洗完澡回屋，在河边与庆叔相遇，他唇间的香烟在苍茫的暮色中一闪一闪的。“呵呵呵，小顽，这几天苦煞了吧？”他冲我笑道，语气中带着宽慰，我在心里由衷地回答：“其实你比谁都忙碌呀！”

以后我知道“相地块”就是巡田，包括察看农田里出现的各种情况。诸如作物长势、病虫害、灌溉、估产等。双抢时，庆叔将从田头“相”得的情况及时与队干部们交流分析。我常见到晚饭后的他来到与我住所一壁之隔的生产队会计家里，三五个人聚在飞蚊嗡嗡的闷热的小屋里，围着美孚油灯商议农事，气氛很是热烈。

“要细细查一下，这秧苗是谁撒落在路上的？”一次出早工前，庆叔指着堆放在晒谷场上的五六扎被手拉车碾压过的秧苗，面带怒气地对大家吼道：“问问他，若是他自己的东西会不会肉痛？”那是头天傍晚放工后，庆叔在机耕道上捡回来的秧苗，显然

已不能栽插，带回来以物示人，意在要众人引以为戒。其实，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如队里的小农具或施剩的化肥等被遗忘在田头、耕牛未及时返回牛舍等。我暗自猜想，慑于庆叔爱集体的正气，当事人准在私下自我告诫：下不为例哦，被当众训一顿可犯不着！

庆叔“田头警察”的外号源自“警情”频发的小后生群体之中。秋冬季节农事较宽松，于是干活时小青年成堆的地方有时会说笑、打闹。有一年晚稻收割时，我看到庆叔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大儿子与几个同龄孩子在田间推推搡搡，恰好被庆叔撞见。对别的孩子庆叔并不怎么搭理，只是双目圆睁瞪住自己的儿子，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

俗话说，会赚铜钿要背债，会讲会话要招怪。按说不爱说话的庆叔是不易“招怪”的，然正是这不多的话语，一经出口如掷出去的石头，颇有分量。在集体利益前，庆叔似并不在乎“招怪”，而被他训斥过的人也不会耿耿于怀，事后照样“庆哥”“庆叔”地十分敬重他，那是因为他“骂”得对，且事后烟消云散，不留“后患”。

生产队长管的事不少。全队整年的农事安排、工分评定、收获分配等关乎家家户户切身利益的大事，无不需以队长为主心骨的队委会统筹兼顾，妥然落实。作为队长不仅是农业生产上的行家里手，更需在全队农户中有足够的威信和号召力。在生产队经济基础薄弱、地少人多等诸多不利因素下，生产队长常会成为诸多矛盾的焦点。那些年，队长中途撂挑子，公社、大队干部下队做思想工作，甚至队长轮流当等情况在各地时有所闻。庆叔是我插队五六年期间和我离队后几年中的老队长，在大家心目中此职非他莫属，尽管他本人多次诚心推辞。

我做教书匠后，偶尔还去村子走走。一次进村时，在桥头边遇见早已卸任的庆叔，他目光凝滞，双眉紧锁，苍老多了。“烟还抽，戒不了啦。”他缓声道。提起当队长的往事，他眸子亮了起来：“你们教书的要的是学生的成绩，我们种地人要是产量……”话语简洁朴素，寓意含蓄生动。是啊，农作物亩产、年终分配值等，是当年上上下下衡量一个生产队实力的重要依据。记得我下乡次年的一九七一年遇大旱，耕地不多的二队早稻却获得了大丰收。公社干部闻讯下队了解情况，共同总结经验，着实忙了一阵。年终分配时，每个劳动日由头年的六角八分升至八角六分，农户们笑逐颜开。不善言辞的庆叔却常态不改。不过我想，在全队同乐的丰收年前，作为一队之长的他，内心定也充满了喜悦。



## 学会洒脱

许金达

邻居老太太有一只祖传的玉镯，她爱不释手，每天看了又看，擦了又擦，连晚上睡觉也把它放在枕边。可是有一天，老太太一不小心将玉镯掉在地上，碎成了好几段。老太太心痛万分，从此茶饭不思，越来越憔悴，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最后咽气时，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破碎的玉镯。

无独有偶，我还认识一个彩民陈先生，每天乐此不疲地对已经中奖彩票的数字进行排列组合，希望从中找到中奖的规律。一段时间下来，倒也中过千元上下小奖，这使他信心倍增。有一天他外出办事，在火车上忽然灵光一闪，一组数字涌上脑海，苦于火车上没有彩票出售，赶紧掏出手机，把那组数字告诉妻子，要她赶紧去买彩票。他妻子是个马大哈，当时虽然答应了，挂了电话就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晚上在旅馆，陈先生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电视上出现的500万元的中奖号码居然和他想的一模一样。连忙把这一喜讯告诉妻子，没想到他妻子回答：忘了买！从此，他一走过彩票投注点就会想起这件事，变得一蹶不振。

是啊，追求完美是人的天性，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鲜花和阳光，但这不过是我们的愿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无奈；也许你想投身于喜欢的工作，但是几经奋斗未能如愿；也许你用生命爱着一个人，最后她却成了他人的另一半；也许你望子成龙投入了很多心血，可是儿女却没什么成就；也许你已经够了晋升的条件，却因为各种原因被挤了下来……

由此，我想到了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命运之神似乎并不垂青这位天才。在后半生中，他屡遭贬谪，“乌台诗案”差点还丢了命。但是，却看苏轼是怎样面对这一切的：左迁杭州，他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贬任黄州，他看到一条向西流的小溪，他吟咏“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流放儋州，又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自勉。诗句中，传达出旷达、豪放、宠辱皆忘的心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风雅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率性的。当今社会里，我们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离群索居，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矛盾，以及许许多多不胜枚举的苦闷时，更应该学学苏东坡，把人生的得失、荣辱、成败看得淡一些，以恬淡的心境，洒脱的心态，寻求人生的意趣，寻求心灵的饱满。

三江月

总第5704期

投稿邮箱

essay@cnb.com.cn

永鸣益吞世界

## 益往直前

84

普京听到我提起了他和习主席，马上来了精神。他回答说：“上次我过生日，习近平主席请我，我们一起喝了伏特加，吃了点三明治，就像我们曾经是大学生时那样，谈着我们的理想。”

这个内部情报是俄罗斯记者站站长王斌采访前告诉我的。据王斌站长说，一年前，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普京宴请习主席，两人那天谈得很投缘。席间也是交杯换盏，持续良久。结果那天原定在宴会之后，两人要共同主持的中俄旅游年启动仪式和晚会被一推再推，从晚上8点一直推到快10点，普京才和习主席姗姗来迟。

之后，在印尼举行的APEC峰会期间，习主席听说普京正好过生日，还专程请普京过来为他庆生，并专门准备了生日蛋糕。从那时起，两位领导人就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据说，普京和习主席两人年龄相仿，经历也有不少共同点，两人都觉得，无论是性格、脾气，还是个人爱好、理想抱负都很一致，所以很是投缘。

“圆桌对话”持续到快要结束前，总统府的人再一次招呼服务员换茶。其间，和上一次普京找我“单谈”的一幕又一次上演了。他对着我说：“你们中国茅台很厉害，不过很好喝啊。”

我乐不可支地回应道：“是啊，不过今天我们是工作，要不然真可以上点茅台呢。”

普京听了后哈哈大笑起来。那感觉就像是那天“圆桌对话”的其他几位记者不存在似的。到这个时候，我内心里已经是乐开了花。采访中我希望问的问题，一个不落全部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意外收获了普京送来的厚礼，以及现场对我这个中国记者的特殊礼遇。这让我得意洋洋。不过，好戏还在后面。

一个半小时的“圆桌对话”结束后，按照事先的安排，普京还要再接受各位记者单独面对面的一段5分钟的独家采访。这也是俄罗斯方面为了让此次采访成功，刻意安排给各家媒体的一份特别待遇。采访地点在室外冬季两项看台的一处露天平台上，背景是冬季两项比赛开始和抵达的赛道，赛道远端高高地立着一个巨大的奥运五环。

到这一环节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上飘起了雪花，伴着浓浓的雾气，四周一片白茫茫。先采访的是BBC和ABC等几家媒体。每次都是记者和摄像先在平

台上做好准备，然后，普京身着一件半长的羽绒大衣，从旁边的房间里走出来接受采访。采访结束后他再返回房间，等待下一家的召唤。

看到普京一位堂堂大国的元首，像是一个电影里跑龙套的角色，一趟一趟地跑进跑出，我被他为了索契冬奥会，为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所下的“血本”深深地震撼，真是豁得出去啊！对我来讲，这段5分钟的面对面我希望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实现《新闻联播》新闻短片那个“绝妙”的开场；二是要问普京一个暗含涉及日本的问题，希望普京能够给出一个“挺”中国立场的回答。于是，我找到总统府新闻局的负责人，对他希望我一会儿采访普京时先对着镜头说一小段开场白，请他同意。

新闻局的人一听我说，马上表现得很紧张，便问了我很多细节，比如你要说什么，多长时间，普京总统站在哪里等等。我一一向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之后，新闻局的人跑进旁边房间里，估计是去征求意见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位像是他上级模样的人一起出来，那人又拿同样的问题问了我一遍。两个人犹豫了一会儿，相互用俄语交流了几句。最后，那个管事的人对我点点头，说了声“OK”。大功告成。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